

往事如烟

晴空舒展,抬眼望去,儿时矿区子弟学校转角处的黑板报上,有些许斑斓。掏出那一捧阳光,沾湿了衣襟,我曾经以为自己永远会长大,可眼前那一抹斑斓,随着光的移动变得熠熠生辉。

蓦然发现,这位“老朋友”在岁月的年轮里已陪伴我多年,见证了彼此的成长。

思绪随着流逝的岁月退到孩童时,退到那一块块黑板报前……

那时的黑板报是用粉笔书写的,我和小伙伴们一步一颠地搬来桌椅,小心翼翼地站在桌子上,共同规划着那一份份黑板报的排版和具体内容。有时,会因不能把握好主题内容或是主体色彩而表现出紧张和陌生;有时,也会带着些许紧张和不安胡乱地抹一把,只留下那五彩的粉末在脸上,让那五彩斑斓与黑色的水泥板

香椿,春天的味觉记忆

刘小元

宜君的春天不急不缓,却又充满活力。它比关中慢半拍,又比陕北早半拍,它用这种独特的方式,让人们感受到这里的春天,美得恰如其分。在这里,每一个生命都在以自己的节奏生长,每一个角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绽放。宜君的春天,就是这样充满魅力的季节,它让人等待,也让人向往。

随着春风拂过宜君的山梁小径,在携带着泥土和花香的清新空气里,夹杂着一抹独特的味道——香椿的气息。在家乡,这种味道不仅是春天的标志,更是我们共同的记忆,它唤起了无数往事,也寄托了深深的多愁。

每年这个时候,香椿树开始抽出嫩绿的新芽,仿佛是大地母亲赐予我们的第一抹春色。这些新芽被称为“春天的使者”,它们预示着万物复苏,更因为那独特的香气和滋味,成为家乡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。

在宜君,人们对香椿的喜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无论是家常便饭,还是节日宴席,都少不了香椿的身影。可以是一道简单的香椿拌小葱,或是加点韭菜和辣子,再用菜籽油滋滋一泼,一碟香味俱全的菜便呈现在眼前,看着就食欲大开,口舌生津,齿颊留香。

再把热腾腾的蒸馍掰开,夹上美美一筷子香椿辣子,往馍里用力一按,吃得头上冒汗,吃得脖子一伸,喝口水,接着吃。一连吃上三个蒸馍,才算足足过了一把香椿瘾。

香椿味道是如此独特,它集清香、鲜美与微妙的苦涩于一身,却又和谐地交织在一起。这种独特的风味,是大自然的馈赠,也是家乡人民智慧的产物。香椿不仅是一种食材,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,它承载着家乡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。

在宜君,香椿作为美味菜肴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,随之而来的栽植香椿树已成了普遍现象。家家户户的院子外或是田野山坡上,总能见到几棵香椿树挺拔的身影。每到春天,掐香椿就成了一道风景。大人们忙碌于枝头,一会儿上一会儿下,孩子们则在树下嬉戏打闹,这一幕幕构成了宜君春天温暖的景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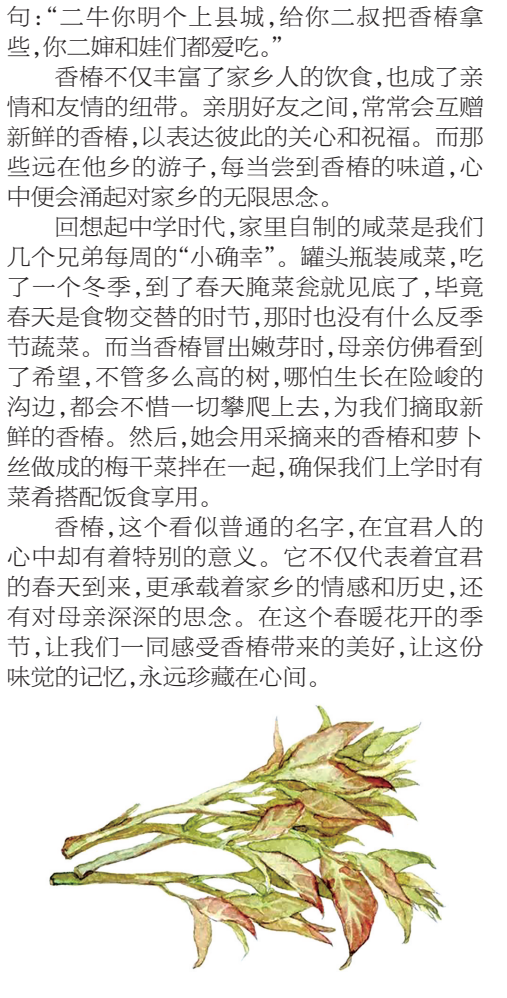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那年我们几个文友去太安二郎井参加劳动,听说有个村子香椿特别多,便开着车一路奔波,翻了几道山梁,最终如愿以偿,采摘了很多。回家后分给了亲戚朋友,自己也美美地吃了好些日子。

村中广场上,不知道谁在人群中喊了一句:“二牛你买个上县城,给你二叔把香椿拿些,你二婶和娃们都爱吃。”

香椿不仅丰富了家乡人的饮食,也成了亲情和友情的纽带。亲朋好友之间,常常会互赠新鲜的香椿,以表达彼此的关心和祝福。而那些远在他乡的游子,每当尝到香椿的味道,心中便会涌起对家乡的无限思念。

回想起中学时代,家里自制的咸菜是我们几个兄弟每周的“小确幸”。罐头瓶装咸菜,吃了一个冬季,到了春天腌菜瓮就见底了,毕竟春天是食物交替的季节,那时也没有什么反季节蔬菜。而当香椿冒出嫩芽时,母亲仿佛看到了希望,不管多么高的树,哪怕生长在险峻的沟边,都会不惜一切攀爬上去,为我们摘取新鲜的香椿。然后,她会用采摘来的香椿和萝卜丝做成的梅干菜拌在一起,确保我们上学时有菜肴搭配伙食享用。

香椿,这个看似普通的名字,在宜君人的心中却有着特别的意义。它不仅代表着宜君的春天到来,更承载着家乡的情感和历史,还有对母亲深深的思念。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,让我们一同感受香椿带来的美好,让这份味觉的记忆,永远珍藏在心间。



矿区“老朋友”

潘瑾

去,以新颖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精神内涵。

记忆中,年少时放学回家的路上,两边的展栏每到冬季都会选树先进行工。来自各矿工的劳模身穿工装,胸戴红花,在雪地里显得格外鲜艳。历史在变化,时代在进步,一代代煤炭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矿区公园广场八根“矿区发展史”的石柱上,它们从矿区初建起就为煤炭事业贡献着力量。这些石柱上的全国及省部级“集体荣誉录”“个人荣誉录”在午后阳光的映射下散发着独特光芒,照耀着每一代煤炭人。

再继续沿着主路行走,矿区铁工处家属院斑驳的红砖围墙如今已变成浮雕,记录着矿区煤炭铁路运输和戴着矿帽的煤炭工人工作的情景,展现着煤炭人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,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和担当。

家乡的烧麦

李淑俐

“硬早点”。

包头烧麦制作工艺独特,配料精良,特点是皮薄馅多。制作过程中,师傅们先将优质的小麦粉和成饺子皮一样醒好,擀成饺子皮形状,然后在饺子皮上撒些土豆淀粉,几个叠在一起,用一种专用的纯木质烧麦槌,转圈把饺子皮擀成荷叶边褶皱,薄如蝉翼后就是烧麦皮。

烧麦馅是制作烧麦的关键,最传统的是选用肥瘦适中的草原鲜羊肉,先手工切片,再切丝后切丁,加上大葱、鲜姜、食盐、五香粉、酱油等佐料,葱和姜要比平时做饺子馅用得更多。之后便将胡椒粉加热,放花椒、葱花炸至金黄将其捞出。油温降低后倒入肉馅中,顺时针方向搅拌,再用淀粉勾兑好的芡倒入,搅匀就做成了烧麦馅。

包烧麦也是技术活,只见师傅把烧麦皮放在左手掌上,将肉馅放在面皮中间,手开始边转边转,逐渐让五个手指收拢至面皮顶端蓬松如花,像石榴形状后烧麦便包好了。包好的烧麦用小笼屉来蒸,一笼六个。水开旺火上锅蒸,瞬时蒸笼四周热气腾腾,肉香味扑鼻而来,八九分钟烧麦就蒸好了。蒸好的烧麦直接上桌不用装盘,蒸笼既保温又保鲜。刚出笼的烧麦鲜香四溢、晶莹剔透,看着特别有食欲。

吃烧麦有讲究,一种吃法是不蘸任何佐料,品的是羊肉的鲜和香;也可在吃碟里倒点醋蘸

亮闪闪的锄头

马科平

从前,我在村里使过很多锄头,挖麦茬田,挖河滩地,挖红薯地,挖花生地,给玉米锄草,给麦子除草,点播、施肥都干过。累了,就把锄头架在地上,坐在锄头木把上歇息。

刚开始我不会用锄头,和娘一起挖麦茬给玉米苗松土,不久手掌上就起了血泡,每挖一锄就疼痛难忍。不一会儿,血泡磨破了,露出鲜红的肉,每挥动一下手臂挖地,手掌便撕心裂肺般疼痛。

娘掏出手绢,将伤口简单包扎。娘说这是由于我的手还没有磨出老茧,等到农活干得多了,掌心起了茧子,手就不容易磨破。娘还让我握锄头把不要握太紧,要让它松动一些。我照着娘说的做,疼痛果真减轻了。

对于娘来说,田里总有干不完的活计。我干得少了,娘就要多干。于是,我便咬牙坚持,好不容易锄到地头,便和娘坐在树荫下休息。村里爱开玩笑的歪歪嘴爷爷也在。

只见他从小渠舀了半碗水放在磨刀石旁,蹲

此时,夕阳不经意间掠过了矿区街道的每一块宣传栏,绚丽且温柔的晚霞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庆幸,孩童及年少时的热忱也在年轮里开出了理想的瑰宝,让我可以时常和这位“老朋友”促膝而谈……

我要告诉你,正是那黑板的墨香味伴着我度过了矿区小学的美好时光,让我肆意挥洒着自己的热爱。

我要告诉你,从儿时起我便跟随它的脚步不断磨炼自己、提升自己,当它将飞扬的粉末拍散掉并换上时代的外衣时,我也从无处下笔到灵感迸发。

我要告诉你,前路漫漫,亦有花开,即便它换了模样、变了声音,即便冬雪融在春花里、夏蝉消失在秋叶中,我也始终不会忘记这位伴我成长的矿区“老朋友”。

吃着,提神解油腻;还可将醋里加些油泼辣子,口感更丰富。烧麦每一个都得小心翼翼地吃,不然汤汁会流到下巴。细细品,慢慢嚼,满嘴流油的烧麦再配上酸爽的小菜,唇齿生津,别有滋味。再配上一碗浓郁的砖茶,解油腻、促消化,吃一顿烧麦喝几杯砖茶,留下的都是肉嫩、汁鲜、皮滑、味美、茶香记忆。尤其是肚子里热乎乎、额头冒汗珠的感觉,真是畅快淋漓。

包头的烧麦有这样的民间传说,在明末清初时,归化城(今呼和浩特市区)有两兄弟以卖包子为生,后来哥哥娶了媳妇,嫂子要求分家,包子店归了哥嫂。弟弟在店里打工,除了管吃住外,再无分文收入。弟弟为了攒钱娶媳妇,在包子上锅蒸时,就做了些薄皮开口的包子,捎带着蒸熟卖,卖包子的钱归哥嫂,捎带着卖的薄皮包子钱归自己。时间长了,人们反而喜欢吃这种捎带着卖的薄皮包子,便取名叫“捎卖”。又传因其边稍褶皱如花美丽,称为“稍美”。再后来通过晋商传到京津等地称为“稍麦”,又逐渐演变成“烧麦”了,在内蒙古呼和浩特、包头等地流传下来。这种地方风味和古老的传说连在一起,便成了一种独特的美食文化。

老包头人都有自己青睐的烧麦馆,当地居民雷打不动天天来,大家彼此间都熟悉。当一两烧麦、两壶砖茶端上后,话匣子就打开了。从家长里短到民间琐事,从国内新闻到国际新闻,总能找到共同的话题,聊得津津有味。在烧麦馆,服务员叫喊声、食客们的谈论声、厨房间操作声,永远此起彼伏,永远心满意足。

在我的家乡包头,吃烧麦是一种文化,是一种纯粹的饮食文化,在热气腾腾的氤氲里享受十足的人间烟火味。

岁月的留痕

当年,崔护踏春长安都城南庄。村中静谧,唯见一屋门前,桃花灼灼其华。崔护心生好奇,便上前叩门。门开,一女子迎出,面若桃花。他们彼此注目,仿佛整个世界都凝固在了那一刹那,唯有心跳声如鼓点般急促响起。两人相谈甚欢,仿佛前世有约。然时光匆匆,崔护不得不别,但女子桃花般的容颜,却定格在了崔护的脑海里。

时光流转,又是一年春来到。崔护心中念念不忘那女子与桃花,便再次寻梦都城南庄。他站在桃花树下,眼神温柔而多情,柴扉、小屋、桃花依旧,却不见女子婀娜的身影。崔护心中怅然,提笔便写下了那撼动人心的千古佳句。

崔护在寻找那张熟悉的面孔,而我,也在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记忆。或许,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片桃花,那是我们的青春、我们的梦想、我们的爱与被爱。而那些无法言说的情感,就像崔护的桃花,静静地开在心底,年复一年,春风依旧,桃花依旧。

我在桃花下驻足,感受着那份穿越千年的诗意。崔护的桃花,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物象,成为情感的载体。它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瞬间的怀念,也有对惊鸿一瞥失去的遗憾。桃花芬芳的香气包围着我,万籁俱寂中,我能听见桃花绽放的声音。

江垆的雨是茶味的

威舟

缕缕的茶香,使观景人长久沉醉。采茶女们偶尔呼喊一两声,大概是和干活相关的事情,却唱了句山歌,让人不住沉醉。

母亲和亲戚也带着采茶去了,我随意在岭上走着,不时揪片嫩茶叶吃,口齿留香。江垆茶园的茶叫“大脚板茶”,属于绿茶的一种,因茶叶形状宽大而得名,茶叶比寻常绿茶更醇厚幽香,色泽也更清润。我站在忽然又落下的碎雨里,细细品着独特的茶香,赏着谷雨时节的茶园春色,心底的沉郁一扫而空,只觉得通体惬意。

快瞧,雨从那厚厚的云层倾泻,落到山上时减了力度,到茶园时更轻柔了,像羽毛挠痒般,让茶枝翠叶舒爽得摇头晃脑。谷雨前后的天气还有些凉,但这茶山却有暖意,许是绿带来的,也许是远处的炊烟吹来的。山间略有风,雨丝斜斜着,身后拖一层蒙蒙的雾气。水雾半掩着明朗的茶绿,消解了一半的纯度,茶山便也朦朦胧胧的,升腾起莫名的绿烟,仿若天宫里的仙气,让这田园风光变得梦幻。

升起炊烟的远处忽然传来二胡声,声若骏马疾驰,音如箭在弦上。我不知哪来的精神,往梁上跑了一阵,踮起脚尖朝那边张望,其实什么也看不见,我却想象了一幅主人摇头晃脑拉弦的景象。这雨这茶山,这雨声这二胡声,搅乱了我忧郁的心波,刹那间变得激昂。想起大一运动会学的腰鼓,也是这般节奏,激如雨点,荡如



心香一瓣

春日午后,阳光如丝如缕,犹如画家的调色板,在辽阔的平原晕染出片片粉嫩的浪漫。和好友来到原坡下的百亩桃林,眼前的景象不由让我想起了千年前的诗人崔护,想起了他那枝绚烂了大唐及后世天空的桃花。

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那是一朵怎样的桃花呢?是诗人心中的娇艳,还是春天里的独白?我想它应当是含蓄而深沉的,像崔护的诗,淡然而不失韵味。桃花静静地绽放在春天的深处,不张扬、不喧嚣,像一位素衣秀发的女子,独自坐在岁月里低眉浅笑。

走进桃林,仿佛踏入了一幅曼妙的仙境。桃花簇拥,如烟似雾,桃枝在春风中轻轻摇曳,宛如一群羞涩的少女,低眉垂首,含笑不语。桃花花瓣娇嫩,薄如蝉翼,色彩从深红渐变到淡粉,每一片都像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阳光下,花朵轻盈如纱,那粉嫩的颜色能浸染心扉。

桃林深处,一只蝴蝶翩翩起舞。它时而停在一朵花上,时而又飞向另一朵,它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烁着七彩的光。鸟儿在枝头婉转歌唱,它们的歌声清脆悦耳,像是在诉说着桃林的故事,又像是在庆祝这春天的到来。微风拂过,花瓣儿轻轻飘落,如同粉色的雨,洒满了桃园。踏在这花瓣路上,仿佛走进了诗的世界,每一步都能感受到韵律与浪漫。我想象着崔护当年的情景,是否也是在这片桃花林中,遇见了那位让他魂牵梦绕的女子?

当年,崔护踏春长安都城南庄。村中静谧,唯见一屋门前,桃花灼灼其华。崔护心生好奇,便上前叩门。门开,一女子迎出,面若桃花。他们彼此注目,仿佛整个世界都凝固在了那一刹那,唯有心跳声如鼓点般急促响起。两人相谈甚欢,仿佛前世有约。然时光匆匆,崔护不得不别,但女子桃花般的容颜,却定格在了崔护的脑海里。

时光流转,又是一年春来到。崔护心中念念不忘那女子与桃花,便再次寻梦都城南庄。他站在桃花树下,眼神温柔而多情,柴扉、小屋、桃花依旧,却不见女子婀娜的身影。崔护心中怅然,提笔便写下了那撼动人心的千古佳句。

崔护在寻找那张熟悉的面孔,而我,也在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记忆。或许,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片桃花,那是我们的青春、我们的梦想、我们的爱与被爱。而那些无法言说的情感,就像崔护的桃花,静静地开在心底,年复一年,春风依旧,桃花依旧。

我在桃花下驻足,感受着那份穿越千年的诗意。崔护的桃花,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物象,成为情感的载体。它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瞬间的怀念,也有对惊鸿一瞥失去的遗憾。桃花芬芳的香气包围着我,万籁俱寂中,我能听见桃花绽放的声音。